

闲
暇时光

□ 子墨

欲 暗微明之际,半圆的石头拱桥已被灯光包裹得水晶般晶莹剔透;桥下的水,平整得犹如湛蓝的玛瑙,上面泼了些房子的倒影,婆娑的树影眉黛轻浅地溜进水里;檐下黄色的灯光洒在粼粼的河面,那是一条乌篷船刚刚划过,那桨仿佛也不忍刺破此刻的静谧祥和,缓缓地画着“S”,悄无声息地渐渐远去……

花开时节,如果去乌镇,眼里就是这样一幅参差深浅的临河水阁屋唯美图景。

乌镇水阁屋?对。
水阁屋,一个清新水灵、有些离尘脱俗的名字。叫水阁,是因为屋脚伸到了水里,江南多水土珍贵,临水建屋想多点面积,于是,把石头的、木头的柱子扎在河道里,架桁梁、搁木板,再做墙、盖顶,水阁就成了。

但奇怪的是,只有乌镇有这样的水阁,此谜难解,但水阁给乌镇带来的好处实实在在:十字形的主河道将乌镇分成四条长街,船是小镇活力的“顶梁柱”,而水阁就是各家各户的停船库,对,停“船”库。货上岸,船轻轻入于阁下,就免了日晒雨淋;掀开阁中活动盖板,汲水洗涤便足不出户。也有人家的水阁门外有石阶,延伸直通至

水阁屋

水面下,洗衣洗菜极方便。

乌镇的水阁,还有一个传说。说从前,有个豆腐馆,生意渐渐做大,就想扩大营业面积,看着河道,看着看着,盖了水阁屋。谁知,很快传到镇里巡查官那儿,自然是三天内拆除,不然过堂!豆腐馆慌得手脚乱颤,找到街坊——那位穷秀才。秀才给一纸条,吩咐过堂时,你大呼“我无罪”,递上去。过堂那天,老爷惊堂木“叭”地一拍:“私占官河,阻碍交通,船只难行,该当何罪?!”豆腐店主于是拿出纸条,高擎头顶,老爷打开一看,上写:“民占官河五船并行,官占官河,两船难行,谁碍交通,老爷自明。”原来“两船难行”的事是此老爷干的,巡官顿时语塞。豆腐馆的水阁屋得以保全。

乌镇很美,乌镇人矛盾的笔下:“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,站在后门口(那就是水阁的门),可以用吊桶打水,午夜梦回,可以听得橹声欸乃,飘然而过……”在乌镇,家家滨水而居,水阁三面有窗,凭窗眺望:绿树掩映、粉黛鳞错,青藤早已“画”满观音墙,乌篷船也已摇碎一河青玉;水青、水碧,夹着中间的青黛翠绿。当地人,夏天热,就在水阁里喝茶、纳凉、谈天说地,凉风河上吹来,不要太爽;冬天,水阁里面晒太阳、嗑瓜子,喝着小茶聊着天:真个是人间美景仙也美。

乌镇还有“市河”:十字河道里,家家水阁前,四邻八乡的百姓拿着自种的菜果、家养的畜禽,摇船汇聚河道里,穿梭叫卖,渐渐地河道就形成集市,临河的居民一声喊,船就摇到水阁边。乌镇西栅的水上市场年深月久,被远近的乡亲称作“水市口”:那是被一条东西向木栈桥一分为二的宽阔水面,河道里船儿攒集,两侧临河尽是水阁,图景羲皇。

乌镇美景与一位老人有关:阮仪三。那些年,拆老宅子建假古董盛行,但乌镇没有。“古城卫士”阮仪三因此十分称赞乌镇的一代代“当家人”,他也和乌镇一起合力开展小镇的风貌保护。这些做法被世界同行称为“乌镇模式”,其中包括“三线地理”“污水排放”“居民直饮水”等,多年的努力,成就了今天老屋与美好生活并骑同行的样貌。

乌镇的水阁屋宁静、空灵,带几分淡雅的仙气,《似水年华》的拍摄因此选择了这里。“年华岁月,匆匆一瞥,多少岁月,轻描淡写,想你的心,百转千回……”还记得剧里那优美的旋律吗?那就是乌镇。

与你相约,去一次你就会爱上她。



仿王鉴笔意图 (水墨画)
郭小朝作

父
亲母亲

□ 崔剑锋

爸 爸去世一周年了,我对他无限的思念之情愈加浓烈。

同妈妈一起静静坐着,翻看着我的美篇书《追忆——至爱我的父亲》,妈妈的眼泪不停地滴落,我则强忍泪水,安慰妈妈:“爸爸一生辛苦,好在我们在他能走动时,陪他看过了很多风景。临走时他的心愿是妈妈您开开心心,我们好好孝敬您。”

小时候,爸爸背着自己做的黑白相机给我拍照;拿着竹竿带我钓鱼、捉知了;教我画画、下棋,用自己做的二胡拉《二泉映月》给我听,用琴棋书画来熏陶我们。他教育我们,“要凭真才实学做事,要用才艺技能说话,要用哲学辩证思考。”爸爸还爱给我讲故事,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注入了什么是真善美,让我从小就养成诚实守信的习惯。

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。那时我还很小,邻居小女孩来我家玩,我正捧着饼干盒吃着在上海胸科医院工作的“阿姨奶奶”买给我的华夫饼干,这在当时农村算是高级零食了。妈妈说:“分一点给小朋友,让他们也尝尝。”可我一转身,放好了饼干盒,“我就这么一点,分了就没了!”谁知母亲叫来了更多小朋友,把我的饼干都分了。我委屈地哭了,事后,爸爸劝导说:“你妈妈是不想让你成为小气鬼,要养成好东西乐意分享的好习惯。”

爸爸很爱我,但当我青春叛逆期同妈妈言语上有冲突时,他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妈妈一边,严厉地批评我:“你这像话吗?妈妈这么辛苦操劳培育你,我们这家都靠她撑着。”从此,只要看到妈妈不开心时,我会主动认错或安慰,不让她伤心难过。

读高中时,一开始我的物理化学成绩很不理想,爸爸重温了一下教科书做起了我的家庭老师,不厌其烦地讲解,当我没有耐心或功课做得太晚而犯困的时候,他就自己默默做题,等有了答案就把最简单易懂的方法教给我,再举一些实际例子让我尽快吸收,还鼓励我:“做事要有耐心。只要你肯钻研,难题都会迎刃而解。”

爸爸是平凡的,他的一生都在为我们做榜样。妈妈经常说:“你爸爸烟酒不沾,省吃俭用造了房子,可他自己就那几件衣服。”

如今,我已人生过半,但这些记忆中的往事和爸爸的音容笑貌、言行举止依然清晰地浮现我眼前,含蓄而朴素的爱,让我深深感受到什么是“真爱”,什么是“善良”,什么是“胸怀”。

无尽的思念

在
现场

硬气

□ 金洪远

前 段时间观看北京冬残奥会,中国女运动员身残志坚、踏冰飞驰,让全世界观众领略了她们的风采,也让我的思绪回到了三年前。

那个上午,我去菜市场购绍兴黄酒。菜市场黄酒摊位有几家,可能是故乡情结,我独爱菜市场角落头的这家。店主夫妇是绍兴人,虽然在此经营十多年了,不少摊主都入乡随俗,都操着一口洋泾浜的上海闲话了,但他俩依旧是一口浓得化不开的绍兴话。

他的绍兴酒价格偏高,但并不影响他的生意,不少和我一样信奉“一分价钱一分货”的顾客是绍兴摊主的老主顾。只要看看他将酒坛的“红盖头”掀起,古老工艺陈酿出的酒香扑鼻而来,你就会禁不住道一声:真香!盛放在青瓷碗里的绍兴酒,历经多年陈酿呈人见人爱的琥珀色,养眼。而老妻的口头禅是:这对绍兴夫妇做生意“硬气”。

这天柜台里却多了一个长相清秀的小女孩,不用猜,一定是摊主的女儿了。她扑闪着这对笑吟吟的大眼睛注视着,一面用左手费劲地从行李箱里取出一叠叠十字绣,这时我猛地才发现,她的右手基本残缺萎缩成一团肉。摊主见状去帮忙,却不料小女孩连连摆着左手,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老妻的口头禅“硬气”。

一叠叠十字绣被她摆放在柜台,绣的是绍兴水乡的风景名胜,小女孩用普通话介绍这是东湖、兰亭、柯桥、沈园,还有鲁迅故里。我们从摊主的口中知道,小女孩在家乡就读的是工艺美术学校,

那十字绣是她课余时间一针针绣出来的,说是父母在上海开店不易,她要尽点力为父母分担些云云。我们都很感慨。有位年龄和我相仿的老妇在我耳边轻轻地感叹了一声,像现在这样硬气的女孩少啊!

两大叠十字绣静静地摆放在柜台上。似乎心有灵犀,店里的顾客都不约而同在拎上绍兴酒的同时,都捎带了小女孩的十字绣,但未想到,他们递上的“大票”都被小女孩的手轻轻地挡了回去。她的父亲告诉我们,女儿早就说了,这些十字绣只收“手工钱”。我和老妻最后将柜台上剩下的十字绣都买下了,女孩还追上我们,连声道谢。

屈指算来,当年那个青涩的小女孩现在也应该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吧,不知道还在学校读书吗,还在课余时间穿针引线做十字绣吗……

不在上海的日子

□ 钱水根

疫 情岁月,人在境外,偶尔听到年轻时熟悉的旋律、唱熟的歌词: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”,想起我的家在上海中山西路东航苑。

去年5月18日、22日,二则署名“吴阿婆”的短文,先后发表在东航小区党员群。一篇是《我爱我们小区》,还有一篇是《采枇杷》。

文中写道:“春天匆匆而过,迎来了初夏,阳光灿烂,万物萌生,东航小区处处枝繁叶茂,鲜花盛开”,“我们小区内,

十几年前种了不少果树,这几年,枇杷树上,小枇杷露出了奶黄的笑脸,周六,小区志愿者在虞书记带领下,放下家务,聚集在枇杷树下,开始采枇杷……”

读了使人身临其境,收藏后常打开看看,仿佛又回到了家。

疫情阻隔,回不了家,家里一应事务,由老朋友老邻居帮助打理。

老钱,你的50年党龄纪念章,我替你领取了;你们的两张重阳糕票,叫谁来领一下;你家这两年的物业费,我替你们垫付了……

钱水根,你们两人的党费,还有你

家的有线电视费,我替你们垫付了;你家楼上漏水,我叫物业上去说了;你的几张稿费取款单,我替你代领了,附近邮局撤消了,取款要到“北新泾”了……

三年多来,我常收到这些微信。叫我老钱的,是东航苑党支部虞书记;称我钱水根的,是老友邻居湛榕兄。每当这时,除了一声谢谢,我又能说些什么呢?

病毒无情邻里有情,有邻居朋友照着,我焦虑无奈的心,得到慰藉!

抗疫路漫漫,上海的曙光已现!希望不久之后,就能回到我的家中山西路东航苑。